

●清流漫谈●

怀念父亲李忠田

□李健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对我来说，父亲是个标杆，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奉献了所有，对事业忠诚，对长辈孝顺，对伙伴仁义；对我来说，父亲人性中的宽厚，处世中的良善，足以让我受用一生；对我来说，父亲的突然离去，是心中永远的痛，未能膝下尽孝，愧为儿子，属文以念之。

2012年五一假期回家，父亲和我说：“家里装了锅子，能看到中央五套的比赛了。”他知道我喜欢看篮球比赛，特意在假期前安装的。父亲在家里是个话不多的人，但五一假期的那个夜晚，我们站在门前的月光下，他和我说了挺多，说到了家里越来越好，村干部涨工资了，他一个月有900元，妈妈在企业也缴了养老保险，让我在外不用操心家里；说遇到问题不要怕，锻炼锻炼就好了，当初他开会前要先写好稿子，后来会开多了就不用了；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等等。擅长做群众工作的父亲，并不擅长与家人沟通，我们父子间这

样的聊天几乎是没过的，现在想来，算是最后的交代吧。

5月26日上午，我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说爸爸开会时晕倒了，在送去医院的路上，说了句“不用送我去滁州，就在水口医院看，离村里近……”就昏迷了。我下午赶到医院时，父亲已经在ICU，CT显示脑干出血，医生说这是脑出血中最危险的一种，醒过来的概率很小。燥热的天我却感到身心冰凉。六天六夜的抢救，没有出现奇迹，医生判断脑死亡，建议接受现实，我作为家属，同意了停止生命支持系统。拔管的那一刻，我在医院走廊嚎啕大哭。爸爸被几个表哥抬上了回家的车，我和大伯、二伯在车上唤着他和我们一起回家。我当时身体很冷，握着父亲的手，开始感到很温暖，渐渐地，他的手越来越冷，可我再努力也捂不热了。

父亲生前是滁州市来安县水口镇河西村村委会主任，1984年从武警退伍后在村里工作了28年，用行动诠释了名字“李忠田”的含

义，一直忠于这方田地，最后也倒在了这方土地。父亲出事前那段时间繁忙的工作，已经让他感到明显不适，检查后医生建议他住院挂水三天，他说最近事情实在太多，等忙完就去住院。5月25日在电灌站忙到深夜才回家，26日清晨5点不到就出去了，他先去电灌站安排打水，因水闸锈住，他潜水用尽全力搬动水闸，医生判断这是导致父亲倒下的致命行为。电站出水后，趁着村民还未出门干活，骑上摩托车去他负责的村组代收新农保，8点钟又赶回村部商议抗旱、计生、农保、修路等工作，在商议到第二项工作时，头部开始疼痛难忍无法坚持。父亲属牛，牛的那股坚韧劲在他身上太明显了，我知道他不到实在坚持不住，是不会倒下去的，深爱着那一方田地的“老黄牛”，怎么会舍得离开呢？

父亲曾说过，“好人有好报”。他一直用行动践行着好人的内涵。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总让我先送一碗给爷爷，爷爷身体不舒服时，他一早就把早饭送到爷爷床头，晚上回来再迟

也会去看看。对待长辈他是孝顺的好儿子，对待伙伴他是仁义的好兄弟，父亲出事后有两个片段我难以忘记，一个是父亲在抢救期间每天都有上百人自发到医院看望，因为无法进入重症室，来的人站满了医院的走廊，有的一站就是一天，就是想听到爸爸最新的病情，希望他能醒过来。另一个是父亲去世的那个晚上，他的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田书记您好，刚刚得到消息您已驾鹤西游，心情无比悲痛，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哎，人生无常，您带着多少遗憾，多少未尽的事业离开了我们，您怎么能舍得呀？”可惜父亲善良的本心，忠厚的品行，公道的做派，最终未能长寿。但父亲的事迹被推选上了“中国好人”榜，我想这当是对他一生行善积德的回应。

如今偶尔在梦里与父亲相见，依然温暖如初。在历史长河和浩瀚宇宙中，人生显得格外渺小，我有时会想，人到世间走一遭的意义是什么？父亲用短暂而辛劳的一生，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尽己之力，温暖人间”！

●灵漱微言●

寂寞下的花开也精彩

□杜永生

提起开封府，人们立马便会想到包拯，这位刚正耿直、疾恶如仇、不徇私情、严格执法、可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绳之以法的人，其精神如同血液般流淌在中华民族的体魄里，不可分割。可他的继任者是谁？估计十有八九无人能答。而令世人更加惊愕的是，其名气更是气贯长虹，远播海内外，与包拯相比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就是当时的文坛泰斗欧阳修。迥然不同的是，他俩虽出同门，一个则以爱岗敬业，明察秋毫，通过实地走访，在调查研究中寻找出一个侦破案件的蛛丝马迹，最终把凶手捉拿归案而留芳；一个则以闲暇时走村串巷，体察民情，了解民意，想群众之所想，帮群众之所需，解群众之所难，并通过沿途的山山水水，慷慨有悟，泼墨挥毫，把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寄情于文字之中而旷世。二者可谓异曲同工，最终都令人顶礼敬仰而流芳百世。

但，霄壤之殊的还有两人的工作与生活，包公在遇到挫折时喜欢独自深思，砥砺琢磨，研精阐微，仔细查看案件中的一个细节是否有遗漏和处理不妥之处；而欧阳修则爱走出办公室，到户外去交朋友，乐此不疲地向当地发展经济、确保一方平安的良策，再在工作之余，利用自己的爱好，把所见、所闻与所想，用文字记录下来，交时间保存。然而无论何种举动，他俩坚持工作岗位的初心没有变，为民除害、为民造福的决心与使命没有变。也正是在这一前提的引导下，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曲折凶险，坎坷不平，他俩都能一如既往地，一丝不苟地

履行着自己的职责，顶住了各方风向与压力的冲击，给群众留下了“好干部”和“好公仆”的形象，口碑载道，流传至今。

无论是静还是动，繁琐还是扼要，他俩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耐得住寂寞，给世人做出了不朽的榜样。耐住寂寞，不应像霜打的茄子，遇到一点挫折和打击就萎靡不振，不求上进了，而要像包公那样，时刻以饱满的热情，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在受到领导重视、提拔重用，要慎重手中的权力；面对唾手可得的钱财，视而不见；面对送上门来的美色，无动于衷；面对各方面的打压，毫不畏惧，在发现违法违纪之人后，甘愿丢掉乌纱帽，也要把对方绳之以法，这样才能赢得比金杯更加宝贵的老百姓的口碑，才能受到人们的爱戴，才能在茫茫人海中不被淹没。也要像欧阳修那样，时刻怀抱忧国忧民思想，在受到不公待遇后，不是看破红尘，破罐子破摔，也不是怨天尤人，做无谓牺牲。而是另辟捷径，深入基层，向群众请教社会稳定，发展经济的良策，理论联系实际，书写出大量的调查报告，交领导参考。或借助沿途观赏到的人文环境与秀美山水，在泼墨挥毫的同时，把自己的忧国忧民思想再融入其中，写出有血有肉的美文，交社会考量。由于是亲眼所见，物有所指，又有感而发，把自己的想法，运用艺术手法表达出来，让人们在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又洞察到了作者的苦心，像这样的文章，怎能不随着历史的长河而源远流长呢？

由此可见，耐住寂寞，才能见得花开。



菱溪清荷 赵辰 余雷 摄

●菱溪物语●

麦收现代化

□沈正武

芒种节气已到，起早驱车津里乡下，看看妹妹家午收夏种进度。一到实地得知，不仅85亩麦子收割结束，小麦已经卖给粮库，夏粮已种50亩旱稻、30多亩玉米。收清卖尽再种上，闪电式的收割播种全是现代科技普及的效果，这速度让人喜心愉悦，难怪中央一套新闻联播报道安徽小麦收割已过八成。

回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清楚地记得，父母亲忙着抢收小麦要几十天，艰辛苦辣，忍饥受饿，承受常人难以承受的超强度付出，想起来就是一段心酸往事。

那个年代，土地贫瘠，田块缺肥，种子退化，广种薄收的午季让生产队社员熬过春荒，更是急不可待，吃不饱肚子的大锅饭年代，早对午收小麦渴望已久。

扳着手指数日子，进入小满季节左右，也真是天地争气，算大自然给力，经常会是热乎乎地西南风吹着麦穗金光闪闪，火红大太阳照耀麦粒更加饱满。仿佛催促麦子早日成熟，高矮不齐、大小不一的麦穗在风的涌动下不停地摇晃，大田小畦连成金黄色的海洋。

为了抢收，麦子八九成熟便开始收割，父母亲常说：“黄金落地，老少弯腰。”生产队时期，大锅饭年代，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只要能拿起刀的社员，全部要求下地。

埂下轻柔嫩绿的秧苗，披上耀眼发光的麦浪，万里无云的早晨无风静浪，俊俏的山川沟壑不断传来“布谷、布谷”的鸟鸣，声音和谐可亲，鸟鸣准时无误。

原始滞后的收割方式，繁琐重复的脱粒做法，笨拙简陋的劳动工具，只能延长加大劳动人民的劳动强度。当时的实际现状，95%以上的生产队连平板车皆不具备，抢收需要收割、打捆、肩挑、堆垛、脱粒、晾晒、进仓。最强悍的劳动力一人一整天只能割麦一亩地，几十天的割麦，到后来麦子成熟均枯萎，掉麦穗，无法打捆，中午时分手碰梗麦子落粒，直接减少收成。

转运更是艰辛，肩挑人抬运送至土场上，再由能人高手整齐有序地叠加互扣，上下错落，顶部两面顺畅，形成雨水快流，如遇梅雨连绵，苗青麦绿布满堆顶，苗长高度足有20

公分以上，人人见状苦不堪言。

抢收午季难度最大的是脱粒，缓慢笨拙的操作，简陋落后的劳动工具，加之沿用千年以上的青石器石碾，火燃眉头的时节，蜗牛挪动般的脱粒方式，让所有人心急如焚。

脱粒的日子里，每天亲历母亲和七八位青壮劳动力，头顶朝霞将成捆麦个拆散，一把把地将麦穗向上抖动得松散有序，鳞次栉比地顺向摆布，真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积累。麦穗向上方便石碾碾压。看母亲在火红太阳下苦煎慢熬，烤糊脊背的汗浸热燥，喉咙出火样的灼热，还要发出嘶哑的打场“号子”。一圈一圈地循序渐进，一遍一遍地走前退后，一次次地重复碾压，从何处起步，又从哪里外扩，场方地圆，天旋地转，上有大太阳加温，下有滚热发烫的麦秸梗，正午时分，连水牛都伸长舌头呼吸。

脱粒场上，母亲靠耐力去承受，用毅力来支撑，拿汗水顶熬煎。拖着沉重的双腿，环绕着周长不足百米圆圈，真是“步履千足回原地，绕行万米圆圈内。”下午，要将数千公斤麦

秸抖落又走上堆，留下麦与糠，仍要靠独特技巧、绝妙手法，利用风的作用，依牛顿重量原理，成功将麦粒从糠中脱颖而出。然后经过晴好天气晒干扬净，放进粮折子圈起来存放。

第一交脱粒主要是为了抢时间，防梅雨，仍有一二成以上粒没有脱净。脱粒第二交要比第一交难度更大，千丝万缕的麦秸缠绕，即使让强壮如牛的劳力出手，仍然会是大汗淋漓。利用土场脱粒，下一次雨就要压碾一次场面。从割麦到第二交打场结束，一般的生产队都要40到60天时间。

这种石器时代的打场脱粒方式，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逐渐被淘汰。现在的收割可以用“飞速”来形容，造型美观、新颖别致、轻便灵巧、快捷高效的收割机，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欢笑着奔跑，“低吟慢唱”，精准收割，神奇快速地向后滚动，满腹大仓能装2000公斤麦粒，随之粉碎吐出秸梗，让糟粕还田，增加土壤有机成份，起到“化作春泥更护花”的作用。

再过若干年，小麦收割机可能比现在更加先进，收、脱、种一体化有望成为现实。

●让泉诗韵●

于天长的几个情境 (组诗)

□秦骏

99公路

三条线，红黄绿
小鸟用她织成头顶的王冠
你用她剪裁成
出门在外的身上衣

驾一叶轻舟
乘两匹快马
不担心逆水横流
哪怕岭上结冰
柔软的线条
母亲的温暖
再细小的针
也可以缝制出
袅袅炊烟，粼粼波纹
从心出发
不撒野，不脱缰

登阁

人在阁中，获花身处水陆湿地
掠过目光的左侧或右侧
这只搁浅，并不算孤傲的兰舟
翩若惊鸿，在南园的半空打着旋儿
鸟儿的歌喉，动听的，不动听的
都会接纳，但愿它们也接纳我们
原谅我们的造访和不经意间遗落的贝壳

一十的三点

拿铁与祁红
要么细细啜饮
要么慢慢浅酌
时针指向午后三点
而你先干为敬

与你不同
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浩如星斗的册页
背对着熟悉的陌生的钟摆
重整远征出行的斗志
腾空细雨中的呼喊
徒留一纸一砚一笔

九楼

儿子五十三，九楼主人
父亲九十三，长年卧床
他们共处一室

九天没有下楼的儿子
九年没有下床的父亲
听见，或者听不见楼下的响声
看到，或者看不到那长长的队伍
端坐的姿势不尽相同
等待的心情何其相似

幸运的菜籽

凄风冷雨，或有余温
瑟瑟发抖的外壳
或将倾覆的枝干
柔软，貌似弱不禁风
我们这些微粒的籽民
植点青绿
在这暖窝里安然入睡
慢慢定型
梦里不再是转世的黄花

一匹匹轻骑，奔向没蹄的草
柳笛声声，端坐牛背
划过晴空的春雷
结实的讯息从眉梢
倾尽你劳碌的行程

